

熊尚志

烟火人间

为什么说老道爹砸了李家的泥身祖宗，
黄天就睁开了双眼？鬼子弄鼓了小满的肚皮，
李舵子怎么晓得他们在关帝庙里做出这等美
事？自己为什么叫小刀，如果叫黄狗或者皇
帝，会不会改变了命运？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,把您带进山乡小镇的奇异风情中。在这块流血的红土地上,安李两姓世代为邻,异姓联宗。改革开放后,奇事不断,好戏连台。当了几十年镇长的李驼子,被林警察所替代,忽然又冒出个安姓后生小刀,被群众推选为镇长;大学生丁岚辞去县长秘书不做,跟在企业家安鬼子后面四处奔波;小刀跟黑妮相爱偷情,黑妮却嫁了个老头;李驼子的女儿小满用生命爱着安鬼子,却又跟小刀结成夫妻;安鬼子犯法入了大牢,却有几位貌美的女性去探监;安姓倾尽人力财力扶持出个镇长,那镇长却要去挖安家祖坟,安姓乡亲一怒之下要绝他性命……

爱情、乡情、儿女情。黄天上还是那个老日头,烟火人间,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小镇天天有故事,平平常常又希奇古怪,细细一琢磨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作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,刚至不惑之年,已有八部长篇小说出版。《骚乱》、《野山风流镇》、《处女坟》、《祸水》、《人与佛》等,深受读者喜爱。这是他第九部长篇小说。

1

蛙鸣如鼓的春日，一颗太阳，白白胖胖贴着天壁烧，烧得四野生白烟。白烟散发开去，就见春田里好热闹。人吼牛哞，犁走水响，像唱一场大戏。常有东西胡搅，蛇撵青蛙，青蛙吃虫，虫去叮人，人荷起锄头砸蛇。砸过之后看花色，若是乌梢蛇与菜花蛇，就拾回屋去，煮得几口鲜汤吃。这般胡搅一番，又各忙各的事。有妇人与娃娃，携了瓦罐与竹筒，走窄窄田埂，给喝牛汉子送茶送饭。

汉子便上岸，茶毕饭毕抽黄烟。

烟雾里瞅几眼石埠街，花红柳绿，帘幡飘扬，竟也神仙景致一般看不够。

一街的苦香苦味。

街头苦楝树，不知几时开花了。

这种日子，本不该刮风的，却偏偏刮起野风来。一刮野风，石街人就害怕。纸片与枯叶，团团飞卷。河滩里的黄沙铺天盖地。白白胖胖的太阳刮跑了。清平世界，顿时生出阴阴鬼气来，

天地间苍黄苍黄。

犁田汉子，兔一样往街中跑去。

刮风时，有条汉子立在街头粗声叫喊：

“关好铺门，小心贼人浑水摸鱼！”

街中，一片劈劈啪啪关门声。

街人躲在屋里，听得野风鬼嘶鬼叫，在街上来来去去疯跑。黄沙从瓦缝里灌进屋来，床铺桌椅一色苍黄。房屋摇摇晃晃，好似要倒塌一般。夹在两溜房屋中间的石街，竟也苦苦呻唤，苦苦扭动，好像要离开街人，窜到个没有野风的地方去躲避几天。

石埠只有这条体面的街啊。

窜走了，莫非把屋脊当路走？

风嚎渐渐低弱下去，屋内光线又强烈起来。

先头那嗓音，又在街头叫喊：

“风走了，开门吧。”

从峡谷口卷扑来的野风，在石街上扫荡一阵，又悄然离去，将青天白日、朗朗乾坤还给街人。街人忙打开店铺门，出来吐口气。叫喊开门关门的那汉子，照旧站在街头，浑身黄沙，灰尘蒙面，泥胎一般。街人觉得过意不去，直冲那汉子做笑脸。

棺材铺的赵老板，拿把鸡毛帚走上前去，在那汉子身上，前前后后掸扫，竟被他扫出个警察来。警徽闪亮，警服威严。警察露出满嘴白牙直笑，走到墙角落里划火吸纸烟。这警察经常在墙角落里吸纸烟，一气要吸三四根。烟瘾之大，令街人望尘莫及。赵老板拉拉警察说：

“林警察，进屋洗洗灰吧。”

“不用，干沙不粘人。”

“茶总得去吃一盞。”

“罗汉汤太苦了，怕夜里失眠。”

“那你吸根纸烟。”

“什么牌号?”

“万宝路。”

“你真有万宝路?”林警察似乎动了心,很快又笑着摇头,说你忙你忙,我得去等我爱人的电话。就咔嚓咔嚓往圣公会走去。圣公会的尖屋顶,高高戳进蓝天里。顶端有几只风铃,很快乐地叮当作响。便是那圣公会,做成了镇政府,不是寻常人可以随便进出的。赵老板晓得林警察性子耿直,从不乱吸别人纸烟,也就不留他,只阴阴惨惨一笑,轻声嘀咕:

“做警察很辛苦哇!”

街人拖出扫帚,各各清扫枯叶与纸片,竟然在门前扫起三五簸箕黄沙来。就把黄沙抬到后院去,说这东西其实并不讨嫌,铺得猪圈,也垫得牛栏,挺好的,野风刮来,反省去几分力气。打扫干净,才发现屋子没摇晃,石街也静卧在脚下,刚才,只不过让野风刮晕了脑壳,刮活了心。

于是就笑骂:“这野风扯魂啊!”

笑过骂过,又打开店铺,讨营生。

先头窜回家的汉子,又去喝牛犁田。

桃花三月,各有各的事。

这场野风,坑苦了李驼子。

一吃过早饭,李驼子就脱去中山装,牵起牯牛,去帮阿媚家犁田。他女人芦花花说,驼驼,自家的田还没犁呢,却好去帮别家么?李驼子说,阿媚寡妇人家,调不好牯牛。家里的田,百满万满犁不得?革命不吃苦,长征二万五,养他俩杀肉吃?芦花花说,驼驼,你一个镇长,也要看重自己的身份。李驼子说,你莫要思想不健康。阿媚那么水嫩,会跟我有事?我六十岁的人,流氓习气坚决戒除掉,会去啃她水葫芦?芦花花说,要去你就去吧,少跟我讲鬼言鬼语,我晓得你有犁田的瘾!

李驼子就赤脚光腿下了田。

田是红泥巴田，春水泡得糊糊的，色彩艳如血浆。听见半空里扯起呼啸声，李驼子晓得野风又来石埠撒野了，急急爬上岸，却怎么也找不到烟筒。跑回石街来不及了，又跳进田里去，蹲下身子，抱住脑壳，免得野风把他刮到苦楝树上，没法子落地。屁股与脚杆，整个儿泡在泥浆里，血染一般。苦苦支撑了一两个钟头，见野风散去，才酸酸麻麻站起身，筋骨全软了。伸手揉揉腿，烟筒竟在手里捏得铁紧，骂声走了魂，就要上岸。几回回使劲，硬扛不动那张铁犁。低落脑壳一看，双脚踩在犁头上，脚趾划出痕来，血跟泥浆一样红。

就见一个少妇，慌慌张张往这边跑。

少妇脸色绯红，剪只学生头。有条好身子，丰腴健美。天色暖融融，少妇穿得单薄，跑路时乳胸颤颤抖抖，像关了两只野兔在里面。李驼子盯住乳胸看一阵，不觉有些痴迷，就想，若是早些年，就把阿媚叫去跳忠字舞。阿媚在台上，恐怕比城里的粉脸们还俏三分。阿媚站住脚说：

“李镇长，我害你吃了场大苦。”

“革命队伍多帮助啊。”

“中午烫壶酒给你活活血脉。”

“你个寡妇，就政治影响不注意？”

“哪个不晓得你正派？”

“干革命，光明要正大！”

李驼子回家，双腿淋了一街血水。

尽管石埠只有一条体面的街，但那街却是个消磨黄天老日的好去处。老石匠凿墓碑的叮当声跟电子游戏的音乐声，撕杀得难解难分，能不热闹？屋檐下，老馆的黄烟叶，跟少女的卫生带晾在一起，同在春风里招摇，难道没点儿仙气？更何况街上有那么多店铺：铁匠铺、裁缝铺、豆腐铺、咸鱼铺、杂货铺、油盐铺、木匠铺、棺材铺……只差个剃脑壳的铺子。

于是，在某年某月某日，从木寨走来个女娃，弯弯曲曲的头发

瀑布般泻在肩头，穿戴也挺洋派。一双胖胖的手伸出来，指甲红得触目惊心。女娃在咸鱼铺对面，租借两间房屋，亮出一块招牌，上写“黑妮理发铺”。

没几日，又从木寨走来个儿崽。

儿崽团团脸子团团眼珠，嘻皮笑脸，流里流气。有时穿牛仔装，皱得像老外婆的腮，脏得像牛嘴里扒拉出来的。有时又穿全毛西服，喉结处扎只黑色蝴蝶结。儿崽在屋檐下摆起小摊。也住在理发铺，跟黑妮伙起来煮米烧菜。生意上桥干路湿，互不搭界。似乎脾气奇恶奇大，常骂黑妮傻×，骂得黑妮泪沱沱的，不敢回敬半句，反而转身去煮饭侍候他。那黑妮天生命大，骂不死的。眼里还没干泪，又装出笑脸对儿崽说：

“小刀，把衣裳脱了，我去洗。”

那小刀说：“搞时装展览么？不脱。”

这一男一女，街上人觉得面熟，拍拍巴掌就想起来，竟是木寨的两粒土匪种！这两粒土匪种跟安鬼子早先在石埠念过中学。况且那黑妮差点做了李驼子的儿媳。只因李驼子嫌黑妮胎毛太重，才黄掉一门好亲事。赵老板站出来反驳，不是讲女娃胎毛重了不好。没胎毛不成只白虎了吗？李镇长会把一只白虎弄回屋，伴住百满儿崽？街上人说，嫌她甚哩？赵老板说，嫌女娃是木寨人，怀疑她做成了女奸细，想打进革命干部家庭。又嫌女娃一身红泥巴味一身黄烟叶味。其实李镇长不解木寨风情，木寨安家的祖坟山上，野枣树长得荫蓬，是做棺板的上好料子。红心野枣树剐出的棺板入土千年不腐。人困在里面，容颜百年不变。早先庶废石埠的那皇妃，便是困了我们赵家棺板，李镇长派人把她挖出时，还一身暗香呢，只不会讲话……

芦花花是李驼子的婆婆子，见赵老板大谈枣树棺板，便觉得晦气入了肠肚。忙说，人家言论灯影儿般的一个好女娃，你却要吹赵家的破营生，欺人耳朵不是？

赵老板做个揖，笑笑地吸了口茶。

街人更记得小刀。

许多人做过小刀的苦主。

小刀曾是石埠的一只祸虫，跟安鬼子练飞刀，扎得山坡上的南瓜、藤架上的葫芦，惨不忍睹。阿媚的老爹苦厮苦守，守得两只祸虫露脸，就急急鸣锣，召集数十苦主，押了两只祸虫去沉穿肠河……这两粒土匪种无法无天。安鬼子居然把李驼子家的小满哄进关帝庙，偷偷磨大刀，磨出个私胎来。小刀也敢造祸，光天化日闯进圣公会，偷走李驼子的一坛泡菜。

街上人常去圣公会里看报纸。

看过报纸就晓得，小刀这些年跟安鬼子混，混出脸了，银行里存下一堆钱钞。早就有话在街上传诵，讲安鬼子要在石埠盖卷烟厂，把女娃儿崽都弄进厂去，做干手净腿的工人。去年安鬼子回石埠，圣公会里的镇干部们，恭恭敬敬陪他去木寨祭祖。街上人说，你们把个鬼子捧成了爷，政府的脸莫非不如他的屁股？

干部们笑道，政府是机关，几时长了脸？

存下一堆钱的小刀，居然摆起小摊来。

这事情便很蹊跷。

阿媚常来小摊前转悠。小刀说，媚姐买纸烟呀？阿媚说，小刀你别喊我媚姐，我跟你都是二十五岁，算起来，我还比你少看几天日头。小刀说，不买纸烟，有事么？阿媚的脸就绯红绯红，说无事无事，想问安老板几时回来。小刀说，鬼子去了深圳。心里很奇怪，这寡妇的脸太红了啊。

李驼子也见过小刀和黑妮，便说：

“都往街上挤，搞农村包围城市啊？”

黑妮胆子大，披素挂荤打扮自己，撩拨街上人的眼睛。街上女娃跟着洋派起来，也学会调理世间的百颜百色。她们置嫁妆，也去寻黑妮讨教。黑妮说，红色好，热情奔放。那新嫁娘就把自己弄成

一株鸡冠花，栽进婆家的庭院里去。黑妮若说，绿色也不错，高雅清爽。那新嫁娘就把自己弄成一株芭蕉，嫩绿欲滴栽上婚床，夜间，便有艳红从花蕊里吐出……

街上男人很少跟黑妮来往。

以前，石埠有个剃脑师，做得一手绝活。男人们剃脑时，剃脑师就伸出一条腿，枕住男人们的后脑勺，滑溜溜刮胡子，修汗须，剪鼻孔毛。又用一根玲珑万分的银耳括子，给男人们掏耳屎。掏得耳朵里呼呼响，往心里痒去，最后痒出一个石破天惊的喷嚏，震得周身筋骨发酥，手脚顿时轻松了许多。可惜剃脑师死了，来了这么个女娃。他们剃脑壳时，女娃也伸出条大腿给他们枕后脑勺吗？后脑勺枕在一个女娃的大腿上，会是什么滋味呢？想想吧，这女娃在夏天只穿条裙子的……男人们不由心动，又不由心怯，没人敢去黑妮理发铺。

黑妮只好给那练飞刀的小刀理头发。

隔天换个花样。

再精心，依旧是门庭清冷。

2

李驼子捧着黄烟筒，在理发铺外转悠，吸吸黄烟打打呵欠，很无聊地望着那颗发白的太阳。李驼子头发深了，胡子长了，嘴埋在里面，也像农村包围城市，很不方便的，便常有饭粒躲进胡子的密林里。

黑妮问：“剃脑壳么？”

他笑着摇头：“不剃不剃。闲耍耍哩，参观参观吧，嘿，参观参观。”

黑妮说：“进来参观吧。”

他说：“掏耳屎啵？”

黑妮说：“耳朵痒痒么？”

他说：“不痒不痒。鼻孔毛剪不剪？”

黑妮说：“理发铺只理发，不掏耳屎不修汗须。鼻孔毛也不剪的。”

李驼子哂笑不止：“啧啧啧啧，晓得了晓得了。小农经济。这剃脑铺呀，啧啧啧啧。”笑着往烟草铺走去，忽又车转身子问：“纳税没有？每个公民都应树立纳税意识。改革开放，光剃脑不纳

税怎么成？”

黑妮云云雾雾听得迷糊。

李驼子讲话，经常这般不伦不类，有时甚至妙语惊人。在石埠街上，在镇政府大院里，没人敢招惹李驼子。他是全县资历最深的副镇长。二十年前，镇政府里有个烧火佬，李驼子见他勤快，提拔他去管伙食帐，那烧火佬如今就做成一个县长。每每想过这事，李驼子就说，我阅人阅世多呐。干革命，没有几匹伯乐千里马还行？甘当人梯嘛。经济要搞活，全靠千千万万匹伯乐拖快车啊。古时秦始皇怎敢打天下焚书？有千里马扶持他嘛……云云。

谈过纳税意识，李驼子见白白的太阳，变得乌凸凸的，不由牵挂起他晒在门外的萝卜丝来，便转身往镇政府里走。他本想去烟草铺谈谈烟草专卖问题的，这下只得免了，留着在以后的普法学习班上再讲。

李驼子走在半路，忽有人跟他招呼：

“老镇长，检查工作啊？”

来人竟是林警察。

埠上店铺多，警察少，只一个。不过，这警察是个假警察。细细瘦瘦一条身子，经常头痛，像个教书先生。眼睛也有毛病，戴一副眼镜。多半时候低着头走路，上厕所也低着头，就听里面扯起一声尖叫，连骂流氓。遂晓得摸错门了，转身就走。走了一程，又钻进去解释。阿媚，我不是流氓，门上没写男女二字。阿媚说，你还站在这里？赶紧走，免得李镇长讲你三大纪律，八项不注意！警察姓林，人们就喊他林警察。林警察本来是公安特派员，大家嫌那街头拗口，也不威猛，不如喊警察响脆。

林警察住在镇政府里，脸上气色不好，常常夜色朦胧，眼圈青黑。但一身警服却烫得笔挺，黑皮鞋擦得纤尘不染。别人白天忙碌，林警察忙在黑夜。皮鞋咔嚓咔嚓从石街上走过，既捉贼，也捉赌钱的闲汉。

石埠镇最热闹的时分，要算清早的露水集。三埠六寨的人，游鱼般汇集在前边的河湾里。每逢集日，林警察就黑早起床，换身便衣，在人群里无言走动，竟也当众揪住过几只贼。林警察是从县城“特派”到石埠来的，两个月回趟家，看看妻子和老娘。林警察一走，埠上人就说，林警察怎么还不来呢？没有林警察，夜晚睡觉不安稳。三五天过后，林警察就回来了，人很瘦，很黄。头毛很长。夜晚，埠上人又有咔嚓咔嚓的皮鞋声听得。

碰到李驼子的这个中午，林警察刚从县城回来，手里拧一只黑皮包，里面有个坚硬的东西挺着，可能是电棍或手电筒。

李驼子说：“你女人很愉快吧？”

林警察说：“车上灰真重。”

李驼子说：“裁缝铺里那个女裁缝手艺不错。”

林警察说：“一路上吃灰。”

李驼子说：“精神不愉快怎么行？”

林警察说：“头发上也落了一层灰。”

李驼子说：“郑三鲜很有魄力。”

林警察说：“我该剃个头了。”

李驼子说：“郑三鲜会提拔你女人的。”

林警察说：“你讲丁岚？”

李驼子说：“县长的秘书要有水平。”

林警察说：“丁岚想来石埠看看。”

李驼子说：“这种天气，哪里好腌泡菜？”

林警察说：“恐怕又要刮风了。”

李驼子说：“你忙你忙，我先走一步。”

话毕就走了。

跟老镇长讲话，如同老僧谈禅。直到李驼子进了圣公会，林警察也没悟出其中玄机，只觉头皮奇痒，就朝黑妮理发铺走去。这两天在家里，天天陪丁岚看电影。丁岚说，演的都是外国片子，不看可

惜。林警察本想去宣传部看看昔日同事，顺便跟部长理论一番。他与部长有关红塔山跟万宝路的争论，至今还没个合理的结局。他只好陪丁岚看电影了。一个念过大学的女子，如果不迷恋外国影星，多少显得有点浅薄。连看几天电影，头发就弄得后颈窝里痒痒。

对面咸鱼铺的木门吱呀打开了。

小满款款走出来，手里拿只竹丫，往屋檐下晾卫生带。卫生带刚刚洗过，很干净，滴下的水珠就特别清亮。小满踮起脚尖，纵了几纵，也没够着铁钉，不由有点气喘，正想进屋搬条板凳垫脚，便看见林警察咔嚓咔嚓走来。小满忙走动两步，把竹丫往林警察面前扬了扬。

“林警察，劳驾，帮帮忙。”

林警察只想着剃脑壳，没注意小满。

忽见湿淋淋一条布抵住脸，才停住脚。

“小满你做甚么？”

“帮我晾上去。”

小满笑指着屋檐下的铁钉。

林警察退后一步，擦擦眼镜，将那窄窄一条布看清了，就笑笑，接过竹丫挂了上去。念大学时，他就常替丁岚洗这东西，也没觉得帮小满一个忙，有多大劳累。不过，这女娃毕竟是小满，是李镇长的一块心病，于是很和善地说，下不为例。就推开理发铺的门。

小满眼皮张了几张。

“这林警察要剃脑壳啊。”

正是中午，人们都在屋里吃饭。不然，这话说出来是有人搭汕的。街上人都很敬重小满。小满尽管才二十三岁，在石埠的名声很好，是个烈女，只鼓过两次肚皮。小满从来不寻李驼子要一分钱，靠两只手养活自己。而且一口气灌进一瓶白酒，吓得李驼子一愣一愣。李驼子就说，这女娃也像木寨的那头阎王，火性大。人们觉得小满的最大过错，是不该跟白马谈恋爱。白马的姐夫在牢里吃霉

米，姐姐阿媚做寡妇，又做得双颊粉红，这样恋下去，小满要吃亏的。小满就吃过安鬼子的血亏！

林警察没听见小满的话。走进理发铺，就把黑提包搁在架子上，拉条毛巾拍打身上的灰尘，然后一屁股坐在转椅上，静静等候“嚓嚓”的剪刀声。黑妮瞪圆毛茸茸的眼睛，见林警察真的想剃脑壳，就习惯性地说：

“不掏耳屎，也不剪鼻孔毛。”

“我只剃脑壳。”

“式样呢？”

“随便，弄短就行。”

半小时后，林警察走出黑妮理发铺。

街上人吃过饭了，但没注意林警察的头发，也没发现理发铺里这一破世纪的变化。林警察前脚走，黑妮后脚跟着出门，跑到摆小摊的小刀面前。小刀在拨弄一只收音机，半晌没拨出声音，就往地上掼去。一掼收音机就响了，广告节目，航天公司的，兜售若干年后去月球旅游的飞船票。小刀弯腰去拾收音机。一拾起来又变成一只死蝉。黑妮用膝盖顶顶小刀脊背，禁不住欢天喜地地叫喊：

“小刀，有人拿我开张了！”

小刀抬起头，古里怪气看黑妮一眼。

“你结婚了？”

“流氓。”

“不结婚人家拿你开甚么张？”

“理发铺开了张！”

“谁是刀下客？”

“石埠最庄严的一颗脑壳。”

3

最怕刮风的要算小刀。

最小刀没有自己的店铺门面，刮起风来，就像消防队员救火一样，抢救摊上的货色，搬进理发铺去。尽管理发铺里有他一张床睡觉，也有他的一只饭碗捧得，但门面被黑妮占了，他只好缩在别人屋檐下，摆两只小摊。

一只小摊卖纸烟。纸烟摆在玻璃小柜里，红红绿绿亮亮闪闪好招眼。小刀难得抽一回纸烟，屁淡屁淡，抽不过瘾。他若抽起来，不是长剑，就是万宝路。他曾给过李驼子一支长剑。李驼子抽一口就扔了，说味道不正，像掺了农药，鬼都呛得死。隔一天，李驼子就到烟摊前来陪不是，说他冤枉了小刀。并说林警察指点过迷津，怪味道不是农药，是价钱。单凭八块钱一包，哪怕真有农药也该抽到肺里去杀杀虫子。小刀就又递他一根长剑。他把长剑夹在耳背上，回去找林警察验证，因为这么脆弱的一支纸烟，要值四毛钱，比一碗泡菜还贵，谁敢轻易相信？平时，小刀

抽黄烟。他有一根罗汉竹烟筒，是从一座明朝的坟墓里挖出的古物，长约九寸，上面十几尊小罗汉，肚皮浑圆，笑态憨厚。玩玩这古物，就有远古之风在肠肚里回荡，明白了许多世事沉浮的道理。金黄的烟丝按进烟窝，火苗上烤出一层油来，浓香四溢。他老爹是闻名于三埠六寨的安大刀，他还愁没得好烟丝抽？

纸烟摊旁，还摆了只破烂摊。

破烂摊杂乱无章。有细如游丝的手表发条，也有足可以打家劫舍的利斧和三角刮刀。小刀的营生做得极杂。钟表、电筒、电视机、收录机都修，也给埠上人打鞋掌、配锁匙。两年前，他居然堂而皇之把这破烂摊子，摆到了深圳的罗湖桥边，赚得满兜的人民币和兑换券。黑妮以为他要天长地久在那儿摆下去，甚至娶个有点像越南人的女广佬做老婆。谁知小刀两腿晃悠着回了木寨。当时安大刀威风凛凛地问：那营生咋不做了？小刀说，眼珠子发胀。安大刀就很奇怪：小刀儿崽，讲讲，那营生咋犯了你的眼珠子？小刀说，眼前尽是脚杆，人生忙忙碌碌，看多了腻眼珠子。一个不肯在深圳摆小摊的儿崽，跑到石埠来做尊屋檐神，黑妮便怀疑小刀哪根神经搭错了线，短路。

小刀说：“深圳再好，也不属于我。”

黑妮说：“你到底想要什么？”

小刀说：“要我自己。”

黑妮说：“那你就在石埠看黄天老日吧。”

小刀说：“你傻×少管我的事。”

黑妮眼白翻了几翻，骂声“有病！”

小刀兀自翘起腿，在小马扎上看杂志。是本健美杂志。那男男女女，皮肤油亮，肉一坨坨暴鼓，壮实得像剥脱皮的硕鼠。小刀用手指去按女人的大腿和胸脯上变了态的肌肉，并没按出一星弹性来，依旧是纸张的平滑。按按小刀就好笑。男人弄出这身僵肉，打架时刀子不易扎进去。女人呢，挂一身肉疙瘩，便背叛了五千年的黄天

老口，篡改了古国的一半历史，蛮有味儿的。又想，黑妮如果也练出这身死肉来，去戏台上扭捏作态，踏着乐曲声，展示每一个角落的粗硬和美丽，李驼子会不会骂秦始皇焚书打天下，怎没把她这匹女马打掉？

心里想着，李驼子就站在烂摊前。

李驼子有只黑白电视机，哑巴了好些日子，里面狮子会跃人会笑，苦于没有声音。李驼子是要看新闻联播的，中央首长接见外宾时嘴巴无声翕动，他李驼子怎么猜得到中央首长在讲甚么呢？又如何领会中央的指示精神呢？尤其那些绝妙的新词语也学不到，心里很着急。林警察说，送把小刀去捣几捣吧。李驼子说，他会捣？林警察说，死马当作活马医吧。李驼子说，这是新机子，才演了八年戏。说成死马，节约建国的精神怎么讲？然而李驼子还是将电视机送了来。其时，电视里有一女演员，水袖掩面，泪珠滚滚，只是不知在做甚么奇巧戏文。见小刀有滋有味看一群剥脱皮的硕鼠，李驼子就咳出一口痰来，声音很响。

“小刀，今天我要考考你的手艺！”

“我又不做医生。”

“啥子医生？”

“女演员嗓子哑了啊。”

“不哑我咋会找你？”

“吃一剂药都得花几十块钱呢。”

李驼子很痛苦。到底几十呢？二十还是九十？他神色卑微起来，不说考验了，只想把价钱往下压。他说二十之内，行嘞？小刀说行，抱起电视机往地下掼。李驼子唬白了脸，急急按住电视机，骂道，你怎好砸我的政治喉舌？小刀说，我的收音机也是掼响的。李驼子说，你的手艺很虚伪！小刀嗤嗤发笑，取一柄镢丝刀，在背后拧了几拧。女演员忽然“儿哇——”一声哭得山响，一段哭板唱得颇见功力。李驼子惊叹小刀的手居然这般奇巧，只那么几下，给二十元